

刍议“我法”与“古法”的联系——以四王和石涛为例

勾懋痕

(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 人文艺术学院 教师 上海 浦东 201209)

摘要:“古法”与“我法”是中国艺术发展道路上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如何看待“古法”与“我法”,关乎着艺术的发展方向。关于这一问题,清初的正统派画家“四王”和个性派画家石涛给出了不同的答案。从艺术的发展角度讲,“古法”与“我法”是一脉相承、不可分割的,四王和石涛在这个问题上只是侧重点不同,并无优劣之分。但四王一派的末流却一味强调“古法”,而不重视“我法”的运用,导致正统派绘画的发展停滞不前。而石涛则将“我法”与“古法”进行融合,开创了全新的艺术风貌。

关键词:中国画艺术;“古法”;“我法”;石涛;四王;

如何看待“古法”与“我法”,在中国艺术发展的道路上一直是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古法”是指前人艺术创作时所积累的感悟和经验,这些感悟和经验随历史的发展不断累积,便形成了一个成体系的创作法则,对今人的创作具有指导和借鉴意义;“我法”是今人在自身的艺术实践中所总结出来的独特感悟和经验,是艺术家的艺术创新。“古法”与“我法”的问题本质上就是艺术继承和艺术创新的关系。在这一问题上,清初画坛居于正统的“四王”和个性派的“四僧”尤其是石涛形成了不同的看法。

四王是四位在清初画坛居于主流的四位画家,分别为王世敏、王鉴、王翥、王原祁。他们继承了明末董其昌的文人画理论,讲求摹古、仿古,以此来总结前人的创作经验,尤其以五代董源巨然和元四家为宗。在他们的艺术观念里,古人的艺术就是最高的境界,古人的法度是完备的,今人只要熟练掌握古人的观念与技巧便可以达到很大的成就。王翥曾在一段画跋中说“以元人笔墨,运宋人丘壑,而泽以唐人气韵,乃为大成。”¹在对待“古法”与“我法”问题上,四王显然是以“古法”为主,“我法”的发挥应在古法的范围之内。

注生活,注重个性的发挥。在对于“法”的问题上,石涛表现了他的卓越见解,曾提出“我自用法”。在对待“古法”的问题上,石涛首先强调法是必要的,古人是讲求法度的,对于不重视古法的行为,石涛是很排斥的。

但对待“古法”时必须灵活运用,要法古而不泥古。对于为法度所拘的现象,他说“古人未立法之先,不知古人法何法;古人既立法之后,便不容今人出古法,千百年来遂使今人不能一出头地也。”²这句话表明“法”不是生来就有的,是从古人的作品中总结出来的,今人却没有理解“法”的真正含义,“师古之迹而不师古之心”³。石涛认为对待“古法”,应该借古以开今,最终超越古人,形成自己的艺术风貌。这种借古以开今在石涛的艺术中表现为“气势”的意义,石涛创作首先讲求“气势”,法度视气势的需要而定,最终借用古法完成自己的创作,形成自己的面貌,即师古而化。

石涛因其注重于“我法”的表现,敢于创新的精神在美术变革以及其后的中国画改革中,成为了变革的旗帜,被众多艺术家视为精神和艺术导师,而石涛的“我法”则成为了这些艺术家的“古法”。但同时一些艺术家对其产生误读,不注重法度与笔墨技法的练习,一味追求个性,导致艺术品质低下。



清 王翥 《秋树昏鸦图》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石涛是清初力主革新的个性派绘画大师,其创作关注现实、关



清 石涛 《山水清音图》上海博物馆藏

(下转第 296 页)

控溅射,一片 0.1 μm 厚度的薄膜往往需要溅射 10 个小时,而化学合成中的化学气相沉积(CVD)、水热生长等工艺短则 4、5 个小时,长则 12 个小时甚至更久。这些都是常规且实用的材料制备技术,但其实验周期远远超出了普通实验课的周课时上限,因而极少被选作实验内容进行教学。多媒体技术是解决此问题的有效手段之一,针对制备过程中的长周期节点采用视频教学形式,指导教师可事先拍摄操作视频,然后以倍速播放,可大大缩短实验的总时长,直至符合正常的课堂教学时长。

第二阶段,完善性能表征实验教学的逻辑框架。现阶段的材料表征测试,大多独立而割裂,但材料的形貌、物相、成分之间往往是相互联系的。独立的教学既不利于学生掌握设备间的隐秘关联,也不利于学习理解材料内在的物理属性。通过开设综合性实验教学课程,根据全校不同年级(基础)学生的培养计划,开展材料类综合实验。在综合实验教学课程中,教师可进一步细化实验教学内容,根据不同的研究方向制定各个年级的实验课程教学内容,进行本科/研究生实验教学的系统整合。学生在综合实验教师和专业理论老师的共同指导下,根据实验目的、检测内容、材料性质等,在课程中合理地选择制样方法和检测流程^[3]。在该阶段,实验课程不应局限在某一台设备的操作上,应以实验教学内容为出发点,将不同的检测手段如 SEM 形貌表征、XRD 物相分析、材料力学性能测试等进行综合运用,培养学生的综合性实验能力^[4]。

第三阶段,鼓励学生自主设计创新、探索类的实验。传统的实验教学总是为理论教学而服务,这无法体现出学生的兴趣与创造能力,更无法激发学习者的积极性和创新意识。这固然有传统培养方案“重理论,轻实践”的原因,但更多的是出于实验安全性的考虑。我们知道,设计、探索类的实验往往意味着实验结果不可预测,即有可能存在较大的安全隐患,尤其是当实验涉及到高温、高压或强电流设备时。出于学生人身安全的考虑,大多数高校在实验教学领域很少开设探索类实验模块,但其实这种安全风险完全可以通过仿真实验平台进行规避。通过编程与算法,利用模拟技术研发“仿真实验室”,囊括全套的基础实验操作。在“仿真实验室”中学习者可以结合所学的理论知识,自主设计实验方案并进行验证,这必然能更好地激发学习者的兴趣,也更能体现出学习者的自主创新精神与动手能力。

从材料制备的基础实验,到性能表征的系统整合,最后是自主设计、探索类实验模块的增设,通过层层递进的实验教学改革,让

学生有目标地深入学习材料类实验课程的知识;与此同时,增添了实验教学的趣味性、直观性,加深了学生对设备的认知,提高了学生的实验操作水平和科研创新能力。

(3) 实验教学管理办法的改革

为了提高材料类实验教学的效率,充分体现学生的自主性,学校应根据教学需要对实验管理做出改革。依托全新的实验室网络管理系统,建立、健全一体化的实验教学管理办法,形成新的运行机制。首先,建立统一的实验室准入考核机制。将实验室安全规范与应急处置措施等上墙、上网;以学院为单位组织学生进行安全培训,通过考核的学生方可进行实验课程的修习。其次,完善预约制度,合理规划、安排实验室的使用时间。将本科实验教学、研究生科研教学、教师科研工作、社会服务等使用需求统一进行调配。实验科研教学的服务对象体量大,时间安排可集中在一段连续的区间,如寒暑假的小学期等。教师科研工作和社会服务需求较为分散,且服务对象不固定,可安排在日常教学周区间。

3、结束语

本文针对材料学科开设的实验类课程进行了全面、深入地分析,总结出该类课程普遍存在的问题。结合现有的多媒体技术,根据本校实际情况对现有的材料类实验教学的课程体系以及管理办法提出了具体的改革思路与措施。为材料类高校在实践教学方面适应工程教育专业认证提供了思路,也为高校材料学科在创新性和国际化等高层次发展上指明了方向。

参考文献

[1] 廖其龙,卢忠远,易勇,材料科学与工程专业实验教学探索,实验科学与技术,2008,6(4):321-323.

[2] 李江,卢艳丽,王永欣,材料类专业实验教学模式的改革与探索,教育现代化,2018,135(52):115-116.

[3] 鄢如明,基于大学生创新创业需求 XRD 实验教学探索,高教论坛,2017,3:104-105.

[4] 晏井利,梅建平,王仕勤,材料科学与工程专业实验教学与实践,实验技术与管理,2011,28:250-261.

基金项目:杭州电子科技大学教育教学改革研究资助项目:工程认证背景下的材料类实验教学探索,项目编号:YBJG202206。

作者简介:徐旻轩(1990-),女(汉族),浙江湖州人,博士研究生,讲师,研究方向为电子信息材料与器件。

(上接第 284 页)

石涛和四王虽然在创作观念存在着差异,形成了两种不同的艺术风格,但却都树立了自己的艺术地位。如果不能以辩证的眼光加以对待,一味模仿古人或一味追求新意,最终都可能走上极端。一方面,“古法”是艺术创作中的珍贵的养分,前人留下来的宝贵财富,必须要重视这些纯熟的经得历史检验的笔墨技法,一位优秀的艺术家更是要熟练地掌握这些技法。但另一方面,艺术要想获得进一步的发展则必须进行变革,这种艺术的变革需要艺术家在自然、在生活中汲取养分,也需要艺术家通过自己的人文修养和艺术修养形成自己的独特感悟,从而在古人的基础上创造出新的笔墨表现方式,呈现出新的艺术风貌。而经过历史的发展,这种创造的“我法”也就慢慢成为“古法”,成为后人的财富。

艺术的发展就是在这种继承“古法”,创造“我法”,“我法”成为新的“古法”中不断向前发展的,这便是艺术发展的一般规律。历史上没有一个优秀的艺术家不是从传统中汲取养分从而进行创新的,也没有一个伟大的艺术家不是在前人的基础上别开风貌的。

四王对于古法的强调本身并没有错误,石涛也是强调古法的。对于古法的强调有利于艺术传承,今人正是在古人的宝贵经验中打下了坚实的艺术功底,从而为运用我法,也即艺术创新作准备。在这一层面上来说,“古法”是“我法”的基础,继承是创新的基础。但四王的末流却在临摹古人的这条道路上走向了死胡同,一味拘泥于古人的笔墨程式,不去进一步的创新,并且完全脱离于自然之外。反观石涛,再经过大量的学习古人之后,他从古人的笔墨中走了出

来,让“古法”为“我法”所用,形成了自己的面貌,树立了自己的艺术地位,与古人拉开了距离,在继承的基础上实现了艺术创新。

如今在艺术创作中,对于“我法”和“古法”一定要进行全面理解,万万不可断章取义,将二者统一于艺术时间之中。如果只重视“古法”,就如四王的末流一样,无法脱离于古人的笔墨程式,阻碍了中国画的进一步发展。而过于强调“我法”,则置古人对艺术的理解和笔墨的传承于不顾,则丧失了优秀的传统与根基,这样的创新是没有意义的,是不符合艺术发展的客观规律的。

参考文献:

[1] 李可染等. 中国美术全集[M],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2015年

[2] 石涛. 苦瓜和尚画语录[M],河南:中州古籍出版社,2013年

[3] 周积寅. 中国画论辑要[M],江苏:江苏美术出版社,2005年

[4] 张长虹. 60年来中国大陆研究石涛综述[J],《美术研究》2000年第1期

[5] 吴冠中. 笔墨等于零[M],江苏:江苏文艺出版社,2010年

注:

1 周积寅. 中国画论辑要[M],江苏美术出版社,2005年

2 石涛. 苦瓜和尚画语录[M],中州古籍出版社,2013年

3 石涛. 苦瓜和尚画语录[M],中州古籍出版社,2013年